

摹仿论：

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50周年版）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Erich Auerbach 著

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50周年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摹仿论: 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 英文 / (德) 奥尔巴赫 (Auerbach, E.) 著;
张和龙导读.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外教社西方文论丛书)

ISBN 978-7-5446-1470-2

I. 摹… II. ①奥… ②张… III. 文学评论—西方国家—英文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16364号

图字: 09-2006-766号

©1953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renewed PUP, 2003 paperback edi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is special edition is for sale in Chinese mainland only. Sales outside Chinese mainland are strictly prohibited.

本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授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仅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香港、澳门和台湾除外)。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许进兴

印 刷: 上海华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39.25 字数 753千字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1470-2 / I · 0123

定 价: 76.00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外教社西方文论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

陆建德

委 员 (按姓氏音序排列):

常耀信

郭继德

黄源深

蒋洪新

李公昭

李维屏

林骧华

刘海平

申 丹

盛 宁

石 坚

史志康

王守仁

杨仁敬

殷企平

虞建华

张 冲

张定铨

朱 刚

庄智象

出 版 说 明

近年来,随着我国外国文学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多数高校英语专业都开设了西方文论课程,越来越多的教师和学生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在市场上,有关西方文论的图书往往都以译介类的为主,缺少原汁原味的引进图书。为了使读者能亲近西方文论的原版著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邀请国内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出书单,从国外出版社引进了一批西方文论方面的专著,以满足广大师生的教学与科研需求。鉴于西方文论重理论、强调逻辑推理和阐述论证,原文理解难度较高的特点,出版社还邀请了专家为每本著作撰写了简洁精辟的导读,希望能在内容上拉近原著和读者的距离。

西方文论源远流长,精彩深邃;自20世纪以来,其发展更是异彩纷呈。丛书在策划和筛选过程中,得到了编委会所有专家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限于经验和专业水平,我们的工作难免存在不足和疏漏之处,还望各位专家以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我国的图书出版业发展迅速,日新月异。近 10 年,国内一些出版社经授权直接印行外版文学批评与理论的著作,并以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标价,受到大学师生和研究者由衷的欢迎。在这些图书中,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从剑桥大学出版社引进的“剑桥文学指南丛书”尤其成功,它们大大推进了我国英语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20 世纪下半叶是众多文学理论各领风骚的 50 年,文学研究的面貌大大改观,理论家和批评家取得了与诗人、作家几乎平起平坐的地位。正是各种文论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能一直处于一种天真的状态,对主导批评活动的或明或暗的方法、预设和前提不加追问。上世纪 70、80 年代开始,欧美大学文学系对理论课程的需求迅速增长,一些文论选本和文论导读、入门也应运而生,有的还被译成了中文,在大学师生中很受欢迎。这些辅助性的指南固然有其用处,但是要了解文论的精髓,我们还是应该暂时把二手译作放在一边,回到原著。

在一些学者的大力推荐下,外教社决定再推出“西方文论丛书”,首批五种。这些著作堪称文学与哲学研究的经典,其影响不必由我在此赘述。首批文库中有的已出中文译本,不过对于能阅读英语原版的读者而

言，翻译毕竟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如能直接亲近原文，当然最好。现在各大学哲学系和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师生，英文水平也很高，相信他们也是文库的忠实读者。

我还想乘机强调，对中文系和外文系的师生而言，阅读批评理论著作必须与阅读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相结合。现在有一种戏说理论的空疏文风，一些概念、术语就象投资市场上急速膨胀的热股一样受到追捧，炒作者似乎有一种大权在握、独领风骚的美妙感觉。泡沫一旦破裂，受损害最大的还是广大学生。奥尔巴赫和弗莱等批评大师从来没有把理论当成一个独立自足的领域或争夺话语霸权的场所，他们的理论发挥总是伴随着作品细读以及由此体现的智慧与敏感。记得前几年一度被称为“解构主义者”的米勒教授（J. Hillis Miller）来华讲学时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本牛津蓝皮袖珍版特罗洛普小说轻轻摩挲，听众深为他对文学的挚爱而感动。我们不妨通过这些大师来认识理论与文学阅读相辅相成的各种可能性。

陆建德

导 读

《摹仿论》是德国著名学者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1892—1957)的代表作,原著是用德文写成,1946年在瑞士出版。英译本初版于1953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为了纪念英译本出版50周年,美国著名学者萨义德为此书撰写了长篇导读。《摹仿论》自问世以来,曾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欧美学界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英国批评家伊格尔顿称此书为“最伟大的学术著作之一”。萨义德曾在多部著作、多个场合对奥尔巴赫与《摹仿论》大加赞赏。在此书的英文版“导读”中,萨义德说:“二战以来,批评著作多如牛毛,但大多昙花一现,论影响几近于无。只有极少数流传至今,其魅力持久而不衰。《摹仿论》即是其中的一种。”奥尔巴赫的耶鲁大学同事、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韦勒克对此书也有很高的评价。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韦勒克说:“该著作成功地将语文学、文体学、观念史与社会史、学术史与艺术趣味史、历史想象史与当代认知史结合在一起。”199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与德国格罗林根大学联合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摹仿论》出版50周年,来自12个国家的一百多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提交了不少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一本批评著作历经半个世纪仍能引起如此广泛关注,这在当代学术史上是不多见的。

《摹仿论》是一部探讨欧洲现实主义演变与发展的

鸿篇巨制。它从西方文学的源头荷马史诗开始,以20世纪的伍尔芙与普鲁斯特收篇,几乎囊括了但丁、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蒙田、巴尔扎克、斯汤达、歌德、席勒、左拉等公认的西方经典作家,以及几十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奥尔巴赫所使用的语言学批评方法别具一格。他从措辞、语法、句法、文体出发,以具体的文本选段作为样本,对不同时代不同作品中的文体特征进行个案分析,并将特定文学对现实的再现置入特定的历史进程中加以研究。他采用文体分用和文体混用二元对立的模式,对西方文学发展的重要历史线索进行梳理与整合,形象而具体地勾勒出一部独特的现实主义文学史。在这部“另类”的文学史中,荷马史诗、《圣经》、《神曲》以及19世纪法国的现实主义大致代表了现实主义发展的四个重要阶段。这四个阶段也是奥尔巴赫进行“摹仿论”批评的主导框架与核心内涵。

《摹仿论》的主旨在于颠覆文体分用的古典主义美学原则。古典主义一般将文体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高贵的悲剧文体;中等的论战讽刺文体;低等的喜剧文体。高级文体用来描述崇高、悲剧性的内容,而日常生活的描写只能使用低级文体,或者说,低级文体只能在喜剧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奥尔巴赫看来,早在古希腊文学荷马史诗中,文体与题材内容之间就没有绝对严格的界限。通过对主人公奥德修斯洗脚部分的分析,奥尔巴赫认为,家庭场景的描写与伟大、重要、崇高的返乡情节并不矛盾,而《奥德塞》的文体早在它形成的时候便对欧洲的写实主义产生了非比寻常的影响。到了犹太—基督教的《新约全书》中,古典主义的文体分用原则更是难有立足之地。《新约全书》抛弃了古典主义的文体分用规则,并且通过耶稣这样的悲剧英雄人物的受难,使文体混用的特点显得更加突出而明晰。《新约全书》中的场景描写虽然充满了日常生活的写实性,但是在奥尔巴赫看来,它们同样具有深刻的问题型与悲剧性。

古典主义忽视了历史运动中的现实关系,忽略了平民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精神力量。无论是在历史意识方面,还是在文学表现力方面,古典主义思想都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如果说《奥德塞》代表了欧洲文化对现实进行描绘的出发点,那么《新约全书》则代表了文体突破的一个新起点。它所描写的事情是古典诗歌与史书中从未描绘过的事情。奥尔巴赫说:“这里所出现的世界一方面是完全真实的、日常的、根据地点时间及环境是可辨认的,另一方面又是个在基层动荡的,在我们面前

不断变化、不断更新的世界。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对于《新约全书》的作者来说都是革命性的世界大事……”¹《新约全书》摆脱了崇高文体的束缚，打破了古典主义对高级、中级与低级文体的严格区分，使文体混用的情况在后来的文学作品变得更加普遍。同时，《新约全书》也极大地影响人们关于崇高与悲剧的观念，它对现实世界与人类活动的再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平民语言可以表现崇高的事物，低级文体同样具有高度的严肃性，这在但丁的《神曲》中体现得更加充分。在《神曲》中，但丁所使用的不是“崇高的意大利语的表达形式”，而是“随意的日常大众语的表达形式”。他将意大利民间的低级文体改造成了一种可以表现崇高内容的文体，并将低级文体与崇高文体混合在一起，彻底打破了文学描写中的古典等级规范。“他的表达具有无可比拟的丰富性和现时性，具有无可比拟的力量和适从性，他所知道和使用的表达形式多得无与伦比，他以无比准确有力的手法表现出无比丰富的现象和内容，因此，他凭自己的语言重新发现了世界。”²文体混用在但丁的作品中达到了历史的第一次高潮，“文体混用在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接近文体破坏”。³通过文体合用，但丁将历史、现在与未来，此在与彼岸，尘世与神界融合在一起，让尘世的生活与永恒的存在都显得具体而真实。

从文体分用到文体混用的演变是因为现实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实具有深刻的历史性，文学对现实的描述也必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时代的局限，基督教文学与但丁只能从宗教的视角来理解人类历史与个体经验。随着神性的淡化，人文意识的增强，文学对现实的再现越发表现出历史主义的特点。在经历了法国新古典主义对文体等级的重新确立之后，斯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人重新打破文体分用的清规戒律，促进了西方现代现实主义(modern realism)的形成。现代现实主义描写底层人物以及他们的关切，并将他们置于动态而具体的历史现实中，使下层社会与日常生活远离肤浅的喜剧特性，从而获得严肃的悲剧性，历史的深刻性，以及世俗的重要性。正如奥尔巴赫说：“斯汤达和巴尔扎克将日常生活中的随意性人物限制在当时的环境之中，把他们作为严肃的、

1 Erich Auerba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43.

2 *Mimesis*, pp. 182-183.

3 *Ibid*, p. 184.

问题型的，甚至是悲剧性的描述对象，由此突破了文体有高低之分的古典文学规则。……斯汤达和巴尔扎克结束了长期以来即在酝酿之中的发展——他们为现代写实主义开辟了道路，自此，现代写实主义顺应了我们不断变化和更加宽广的生活现实，拓展了越来越多的表现形式。”⁴

二

在文学批评中，摹仿说的理论根据主要来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以及后人对此所作的形形色色的解释。摹仿说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摹仿，并把文学作品看作是对世界与人类生活的摹仿、反映或表现。奥尔巴赫显然继承了摹仿说批评的基本理念与核心涵义。尽管《摹仿论》并未对“摹仿”（*mimesis*）以及副标题中的“再现”（*representations*，又译“表征”）进行界定，但书中的论述却典型地反映了文学现实主义的理论特征。然而，奥尔巴赫的“现实主义”并没有明确而一以贯之的定义。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经常被指责为存在前后矛盾的现象，如韦勒克认为，奥尔巴赫“试图把相互矛盾的现实主义概念联系在一起”。

奥尔巴赫的现实主义概念之所以引起争议，主要是因为“现实主义”一词本身存在着歧义与不同的理解。伊格尔顿说：“现实主义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美学概念。”在《摹仿论》中，奥尔巴赫不得不对“现实主义”取更加宽泛而含混的意义。在他的论述中，“现实”一词至少就包含三层意思。“现实”的第一层意思是指个体日常生活经验的现实。奥尔巴赫在评论古典主义的文体分用原则时认为，一切平庸的现实，一切日常事物，如果只能以喜剧形式出现，而不表现任何问题的深度，那么，就会给现实主义限定了狭窄的界限。“如果把现实主义这个词理解得更为深刻一些的话，那就是：所有的日常职业和社会等级，如商人、匠人、农民及奴隶，所有的日常生活地点，如家庭、作坊、商店与田地，所有的日常生活习惯，如婚姻、孩子、劳作、养家糊口，简言之，所有小人物及其生活。”⁵

“现实”的第二层意思是指影响历史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等外在现实，并认为这一现实是现代现实主义（*modern realism*）所表现的主要内容。

4 *Mimesis*, p. 554.

5 *Ibid*, p. 31.

“严肃地处理日常现实，一方面使广大的社会底层民众上升为表现生存问题的对象，另一方面将任意的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置于时代历史进程这一运动着的历史背景之中，这就是现代现实主义的基础”。⁶因此在奥尔巴赫看来，巴尔扎克、福楼拜、斯汤达等法国19世纪作家则代表了现代现实主义的巅峰，他们对现代现实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摹仿论》中，“现实”的第三层意思则是一种内化了的，或者意识化了的、外在现实，即是现代主义作家所理解的“内在现实”。奥尔巴赫在论述伍尔夫、普鲁斯特等作家时，并没有从时髦的“现代主义”视角出发，而是继续立足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试图探讨这些作家如何“通过许多不同人物（在不同的时间段）获得的主观印象来接近真正的客观真实。”⁷他们“更喜欢充分利用几个钟头及几天之内的任意普通事件，而不愿按时间顺序全面描述一个外部事件的整个过程。”⁸在奥尔巴赫看来，这些作家不再如此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那样试图将外部现实完整地表述出来，而是试图改变叙述的重心，变换观察的视角，从而把“现实化解为多样性的、可作出各种解释的意识映像”。⁹

批评家阿伯拉姆斯认为，摹仿说批评在评价一部作品的价值时，主要看它所描写的或者应该描写的对象是否具有“真实性”。但是在《摹仿论》中，奥尔巴赫的评价标准一直在变化，从文体混用、问题型、悲剧性开始，到后来的客观严肃性、客观真实性、外部活动与意识活动的关联性等，因此不可避免使他的“现实主义”概念包容性强，外延范围大。传统的摹仿说批评认为，“摹仿”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单“模仿”（imitation）或“复制”（copying），也不应停留在平庸地摹仿现实的层面上，而是必须对现实进行概括，并通过艺术提炼把它们集中地表现出来。而奥尔巴赫的“摹仿说”则更侧重艺术家如何通过富有个性化的语言风格来表现一个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的“现实”的本质。非常严肃地看待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确定了普通人无可置疑的优越地位——这正是奥尔巴赫所阐述的极其重要的现实主义价值观。

关于文学史的问题，奥尔巴赫说：“我永远也写不出欧洲写实主义史

6 *Mimesis*, p. 491.

7 *Ibid*, p. 563.

8 *Ibid*, p. 548.

9 *Ibid*, p. 551.

之类的东西；那样的话，我会淹没在素材之中，我得没完没了地陷入到各种事情之中，得界定各个时代，得将各位作家归类，尤其是要给现实主义概念定义……”¹⁰ 尽管如此，《摹仿论》仍然是一部关于西方文学对不断变化的现实进行再现的文学史。俄罗斯的形式主义者批评传统的文学史，认为它们所记录的绝不是文学史。英美新批评的主将韦勒克和沃伦也认为：“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显然，《摹仿论》并不是一部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史，而是一部“另类”的现实主义文学史，是一部以文体演变为主导线索，以文本分析为主导内涵，以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为主导价值的“另类”文学史。理论界经常为文学史写作是否可能而争论不休，《摹仿论》却早已树立了一个“成功文学史的典范”。

三

《摹仿论》是公认的 20 世纪西方批评经典与学术名作。从学术写作的角度来看，本书常常给人以巨大的启发。

第一，本书研究范围极广，但脉络清晰，重点特出，持论有据。凭借极其渊博的学识，以及对多语种原作的理解能力，奥尔巴赫的研究范围涉及到荷马诗史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西方经典作家，以及不少名气很小但也很优秀的作家。奥尔巴赫以文体突破的程度与文体创新的力度作为材料筛选与作家取舍的标准。在打破文体分用的清规戒律中，如果说基督教文学《神曲》与法国 19 世纪现实主义代表了两座高峰，那么在这两座高峰的周围或前后，还屹立着无数个小高峰：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蒙田、莎士比亚、席勒、歌德、伍尔夫、普鲁斯特等。对这些小高峰的论述从属于对两次“文体革命”主线的论述。例如，奥尔巴赫认为，但丁的著作第一次让人们睁开眼睛看到了五光十色的人类现实的总体世界，但如果没有《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永远也写不出来。再如，莎士比亚的创作是反对法国古典主义严格区分文体运动的典范和楷模，其中包含了很多文体混用的因素，但是莎士比亚不仅包含了尘世的现实与日常形式，而且也包含了诸多非现实的因素，因此他的

10 *Mimesis*, p. 548.

悲剧不完全是现实主义的，他的世界经常远离平民的情感世界，因而达不到奥尔巴赫所推崇的平民主义的精神高峰。

第二，《摹仿论》专引第一手材料，原创性强，学术价值高。奥尔巴赫专以原文经典作为研究对象，直接引用原文原著，几乎摒弃了第二手材料的运用。他的著作涉及到了多种欧洲语言文学，如古希腊文学、古罗马文学、德语文学、法语与古法语文学、意大利语文学、英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由于研究方法的关系，他直接参照原作而不依赖翻译文本，因而使研究本身具有更强的说服力。由于战争期间收集资料非常困难，他也极少用大段注释或数页参考文献来唬人。《摹仿论》的文本分析也极具原创性，其中不少章节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在相关研究领域享有崇高声誉，如奥尔巴赫对《神曲》的阐释已经成为该领域中不可多得的经典篇目。正因为如此，《摹仿论》翻译成英文后在美国被广泛阅读，其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时髦的“后”学理论著作。

第三，《摹仿论》的研究方法新，研究视角独特。奥尔巴赫主要采用文体分析的手法，对原作语言的问题极为关注，从而把握住了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的精髓。文学描述现实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从文体的角度来研究现实主义无疑是伟大的创举。正是因为从这个视角出发，奥尔巴赫发现，古典主义的文体分用教条完全不能适用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而文体的创新与发展为文学中不断发展着的现实主义提供了无穷的动力。奥尔巴赫的文体分析不同于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新批评派的最大缺陷在于将文本与外在世界完全割裂开来，把文学批评局限于文本修辞的分析与文学作品的封闭式理解。而奥尔巴赫的文体分析从未脱离过社会、历史、文化甚至政治的分析，修辞性分析与社会历史的分析被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重要互补关系。

第四，《摹仿论》使用具体而明晰的散文语言，无高头讲章式的艰涩刻板。《摹仿论》中的每一个章节开头引用原著原语言的大段文本，并提供了翻译（德文原著是德语翻译，英译本则提供了英文翻译），然后用平实的散文语言，展开引人入胜的文本阐释，较少使用刻板深奥的纯学术语言。他对引文修辞风格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分析，行文明白晓畅，通俗易懂，节奏舒缓而从容，但又不失思想的深刻性与逻辑的严密性。他在论述时从不虚张声势，几乎没有佶屈聱牙的渊博引用，也没有夹缠不清的概念术语的罗列。

第五，奥尔巴赫对研究对象采用历史主义的态度。历史主义认为，

文学事件的产生和发展有它复杂的原因与后果，文学研究必须将文学现象与文学作品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才能进行正确的解释和评价。在《摹仿论》中，奥尔巴赫的诠释语文学即是建立在历史主义的基础上，而他本人也认为自己坚持了德国的历史主义研究传统。他的历史主义态度使他能够从作者的角度和时代的角度来阐释文本，并将文学现象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将作家、文本与特定的时代紧密结合起来。因此在文体研究与文本分析时，奥尔巴赫并没有陷入静止僵化的形而上学中，而是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历史决定论的思想。

四

奥尔巴赫的独特批评方法是《摹仿论》成功的关键所在，但他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与取舍也必然受到他的批评方法的制约。《摹仿论》主要以原语言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但奥尔巴赫对俄罗斯语言的陌生制约了他对俄罗斯作家的关注，使他难以重视西方文学中一块重要的思想资源。《摹仿论》中有关俄罗斯文学的论述只有寥寥数语。借助德文翻译，奥尔巴赫对俄罗斯现实主义进行了蜻蜓点水式的简单概述。奥尔巴赫认为：“将低级范畴的文学彻底排除在严肃文学之外的古典主义美学似乎在俄罗斯从未获得稳定的基础。……与现代西欧现实主义相比，俄国现实主义与古老的基督教现实主义的基础更接近。”¹¹ 不过，奥尔巴赫并非要撰写一部面面俱到、包罗万象的西方文学史。《摹仿论》主要是用文学文体演变的历史来阐释西方文学再现现实的变化史，其目的在于彰显西方文学中一种内在的、绵绵不绝的人文主义与民本主义思想。这也是萨义德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思想》一书中对奥尔巴赫极为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于日尔曼语文学研究的学术背景，奥尔巴赫对源于拉丁语的法国文学、意大利文学、西班牙文学非常熟悉，因此在资料极其匮乏的二战背景下，他不可避免地要从这些国别文学中大量取材，并进行深入、集中但有时难免挂一漏万的论述。相比之下，奥尔巴赫对发达的英国现实主义的关注明显不足，对乔叟、伊丽莎白时代的悲剧，英国18、19世纪小说很少涉及，对它们的评价也远远低于对法国现实主义作家所作出

11 *Mimesis*, p. 521.

的评价。例如，在浅尝辄止且夹带偏颇的点评中，奥尔巴赫认为英国现代现实主义的形成要早得多，持续的时间也长得多，但它们只是一种传统的形式和观察问题的角度：菲尔丁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并且远离严肃的问题和基本生存问题；狄更斯小说中的政治—历史背景毫无变化；萨克雷只是在维护18世纪以来的没有变化的道德观。其实，《摹仿论》的批评方法与注重实证的英美学术传统颇为相似，但奥尔巴赫毕竟继承了欧陆语文学的研究传统，因此难免在价值评判上有所偏重，常常顾此失彼。

《摹仿论》涉及到当代批评界许多争议话题，如经典、身份政治、民族主义以及文化批评等。在“后”理论大行其道的今天，个别学者也经常对《摹仿论》横加批评与指责，认为它所维护的是一个已经被颠覆了的西方文学经典和传统。其实，就《摹仿论》而言，我们应当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来加以考察。即使放在当代来看，《摹仿论》仍然是一部极其优秀的学术著作。不妨设问一下，当代社会的学术分工越来越细化，学术研究越来越专门化，还有谁能像奥尔巴赫那样写出如此渊博、如此深刻的同类著作？还有谁能熟练地掌握众多欧洲古代、当代语言，直接从原文研究荷马、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随着高等学校对学术成果量化的严格要求，还有谁能像奥尔巴赫那样如此娴熟地掌握传统的语文学技巧？萨义德在《东方主义》新版序中说：“对奥尔巴赫而言，他这本伟大著作竟是一个时期的挽歌，在那个时期，人们可以从语文学的角度，从具体的角度，从感性的角度，从直觉的角度等来诠释文本，利用博学和对多种语言的熟练驾驭来支持歌德在理解伊斯兰文学时所倡导的那种理解。”关于《摹仿论》的学术价值，我们不妨再引用伊格尔顿的评价：“奥尔巴赫并不只是浮于一般性的研究，而是像他的那位语文学家的同行列奥·斯皮策一样通过对那些零落的词语和段落进行非常谨慎、细致而感性的分析，以便从中发现关于历史发展的珍贵的见解。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充斥着平庸的评论家和质量低劣的书籍，奥尔巴赫却能够将学者的博大精深和评论家的敏锐深刻融合在一起，所以，他的著作注定会超越我们的时代而具有永恒的价值。”

《摹仿论》在2002年已经有了据德文原著翻译的中译本。如果对中英两个译本进行简单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发人深省的差异。首先，《摹仿论》的批评特色在于以原语言著作作为分析蓝本。英译本全部保留了原语言引文，并随后附上了英文翻译。可是令人遗憾的是，

中译本将上述所有引文全部变成了中译文。须知，原著引文是本书的重要特点之一，随意删除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它的完整性。其次，英译本有著名学者萨义德撰写的长篇导读，而中译本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此外，国内只有一篇书评对此书有较为深入的论述。第三，中译本的出版时间比英译本要晚半个多世纪，而且与英译本相比，它在中文学界所产生的影响几近于无。其实，奥尔巴赫与他的同胞、文学文体学研究之父斯皮策代表了西方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当下学界，西方各种新学旧学理论不断被无节制地引入，而《摹仿论》却乏人关注。同样重要的学术资源，我们为何如此厚此薄彼？但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引进的《摹仿论》英译本能弥补一点缺憾。

张和龙

参考文献

- Ankersmit, Frank R. Why realism? Auerbach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J]. *Poetics Today*. 1999, (1): 53-75.
- Bakker, Egbert J. Mimesis as performance: rereading Auerbach's first chapter [J]. *Poetics Today*. 1999, (1): 11-26.
- Bremmer, Jan N. Erich Auerbach and his *Mimesis* [J]. *Poetics Today*. 1999, (1): 3-10.
- Calin, William. Erich Auerbach's *Mimesis* — 'tis fifty years since: a reassessment [J]. *Style*. 1999.
- Eagleton, Terry. Pork chops and pineapples [J].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003, (20).
- Holquist, Michael. The last European: Erich Auerbach as precursor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criticism [J].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1993, (3): 371-391.
- Wellek, Rene.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 Vol. 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奥尔巴赫. 摹仿论. 吴麟绶等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 杨冬. 一部独特的现实主义文学史——由奥尔巴赫《摹仿论》所引发的思考 [J]. 文艺争鸣. 2006 (2).